

小说连载 荒凉
越走越荒凉

◎嘎子

苗二与翁姆逃婚的事，全寨子的人都知道了，他们看着我，我伸大拇指，说我们知青了不起，连威风八面，区委书记都得谦让几分的陈达吉，都敢得罪。不过，他们还是担心，苗二与翁姆逃不出神通广大的陈达吉的手心。

阿嘎红着脸，坐在屋内不吭声。他对我说：“你向阿嘎要几张朗达（风马）来，贴在屋内。”

我知道朗达是保佑平安祝福吉祥的纸片，可我们向阿嘎要朗达来做什么。阿嘎有吗？我在阿嘎屋里住那么久，没见过他有那种纸片。阿嘎说：“你要，他就有。我去要，他肯定没有。”

我真的去要了。我说苗二和翁姆去了远方，我们都为他们担心，想要几张朗达贴在墙上。阿嘎把他搓的药丸放进桌上的铜盘里，走过去掏出钥匙打开那只很大的木匣子，取出一个方形木板。他叫我匣子上的墨汁端给他。那墨汁是调了胶的，很稠很硬。他在火上把墨烤成稀状，涂在了木板上，把准备好的几张黄色土纸铺在上面，用指甲轻轻地刮，黑墨浸了过来，一幅朗达就拓好了。我把朗达拿到阳光下，那是很精美的木刻画版，周围的云团与花朵线条细腻传神，中间是骑在马背上的护法，生有鹰眼鹰嘴，正在啄食一条长长的毒蛇。

阿嘎给我拓了好几张，说屋内只贴一张，其余的撒在苗二常走的路上。阿嘎两手都是墨。他把木板很仔细地指干净，用一张黄色绸布裹起来，又放进了木匣。他在送我出门时，伸了伸大拇指，说：“苗二很行，是个真正的男子汉。”

那天下午，风很大，早早地就收工了。我与阿嘎故意落在人后，站在已经转黄的青棵地里，把一张张朗达随风扔去。朗达在风中翻转，像鸟儿飞得很远很远。我与阿嘎都兴奋得大喊大叫。我们觉得，自己的身子也随风马飞去了。飞到我们从没去过，却在梦中常常见到的地方。

那里的太阳天天都是暖洋洋的，那里的云朵像地上的花朵一样开出五颜六色，那里的人可以自由地想自由地说自由地爱……

那里，我们天天都在祝福：苗二与翁姆平平安安。

霜土

傍晚，天刚麻下脸时，达曲河上游的小寨子庄果的那个矮小的队长晋美，牵着一匹老得浑身长着灰色毛刺的母马找到我，他瘦小的脸颊于牛皮般皱皱，双眼像指甲刮破的缝隙，很仔细才瞧得清那对滚来滚去油黑发亮的眸子。那对细缝子就在我头上脚下眯着，透出股很怪的光来。

他问：“你，稀里巴？”

“嗯。”

我大口啃着块汁水香甜的生萝卜，把剩下的萝卜头子扔给那匹白眼洋马，满是呆气的老母马。母马却对着我撒了一大堆新鲜的粪蛋。

“你，捞羊？”

“洛阳！”我故意大声一吼，吓飞了马身上一群寻着汗腥味的苍蝇。这里人都说不清汉族人的名字，我的名字就有十几种叫法：老娘、羊、咬羊……

“你，骑马？”他拉拉马缰绳。我轻轻地歪着头，朝马背使劲拍了拍。老马惊恐的抖颤着跳开了。我说：“骑这样的马，还不如骑条兔子过瘾。”

他咧咧嘴，拉紧缰绳，说：“上马吧。嘿嘿，将就就，下次一定给你换匹好马。”

“喂，去哪儿？”我故作惊讶地抱着双臂。“怎么？公社泽旺书记没对你说？”

“他的嘴巴让两酒水泡胀了，吐不出一句好听的来了。”其实，泽旺书记早对我说了，庄果寨子要请我在他们寨口的大土墙上，堂堂正正地画幅主席像，写几条大标语。

他仿佛猜透了我的心思，狡黠地朝我挤挤眼，说：“嘿嘿，我们寨子杀牛，灌血肠。”

我舔舔干燥的嘴唇，很狠心，一拍马背。去，妈的，我都馋了好几个月了。前几天，苗二他们趁着浓浓的黑雾，挖出了一条寨子里埋了两天死的死狗，以为能大解一次馋。腐烂的肉在锅里吐着浑浊的泡子，散发出一股臭的萝卜味，谁也不愿尝一口。阿嘎很狠心，吞了一块，张开恶臭的嘴巴直嚷：“毒药！妈的，这狗是吃毒药的！”

我当然要去，为了美美餐一顿牛血肠，再远的路我都要去。可是，走之前我想给达瓦拉姆道个别，我已经好几天没见她了，那几天我只想着苗二的安危，并请阿嘎给他念经，为他与心爱的人祈福。

达瓦拉姆在洗头，一盆清水在阳光下飘着热气，她把头发浸入水中，抬起头，融入阳光的水珠在发丝上滚着。她知道我来了，说把茶缸里溶化的肥皂水朝她头上倒。我倒着肥皂水，她指甲在发丝上抠出一串串乳白色的泡沫。我对她说，我要去庄果寨子画几天画，马上就要去。

她嗯了一声，好像这事并不重要。她又叫我用瓢舀清水往她头上冲。

我说：“这几天，我肯定很想你。”

她嗯了一声，说：“小心点，别把水倒进我的脖子里了。”

我说：“昨天，我去供销社买了点杂糖，你喜欢吃的那种。我放在你的枕头上了。”

（未完待续）

泉水向西流

◎萨卡尔

我们那里有三个泉水，一个叫塘湾泉水，一个叫蟒弯泉水，一个叫窑井坡泉水。

蟒弯泉水

蟒弯在奶奶家院后山包包下面，与奶奶家隔着一座山包和一片梯田，奶奶家坐南朝北，蟒弯坐北朝南，与奶奶家背靠背。蟒弯又叫莽子弯，为什么叫莽子弯，因为那里出莽子。在我们那里，莽不是粗鲁、不文明、莽撞的意思，而是瓜、笨、蠢。莽子弯，就是瓜娃子弯。蟒弯住着两户人家，一户姓方，名文书，人们叫他方文书，这名字好记，方文书，方文书，方家的文书。另一户叫李皓，这名字也好记，可以记谐音，你好。方文书长得高高大大，一表人才，骨子里透着一股儒雅之气，他可是根正苗红的贫农。李皓长得猥琐，佝偻个背，见人就巴结的问候，您好！他虽然看起来有些猥琐，但他们家成分还是有些高的，虽算不得数一数二的好人家，但在那个年代还是有些身份，后来在特殊年代他也没有少出名。

方文书屋后有一个泉水，叫蟒弯泉水，就在他家阳沟的上方，泉水从岩洞里源源不断的流进一个小石沟，然后顺着崖壁流到阳沟，再顺着阳沟向东绕一段路倒流到院坝外的水田里。这泉水从半崖上流下来，了无生息，人们叫它哑泉。山岩上有一大片凤尾竹竹林，竹子斜长着，遮掩着整个院落后半部，同时也遮掩着方家房屋的后半部。阳光照在竹林上，屋后就透出一层淡淡的绿光。盛夏时节，这里是纳凉避暑的好去处。方文书人长得潇洒，脑子也很聪明，为了方便用水，他从山岩上砍下竹子，将竹节一节一节的打通，一根一根的接上，一头放在小石沟，一头放在缸边，泉水钻进竹管，哗哗的，源源不断的流进缸里，先是笃笃笃，如马儿在山中石路上奔跑，后是咚咚咚，如战鼓在屋内擂响，直至后面水满鸭雀无声，才用个塞子将竹管塞住，此时沟内的水又无声无息的顺着崖壁外流。做着这一切，他很开心，他笑了，他跨出门，偷眼瞅了一下隔壁李皓家，准备把这天大的好消息告诉李皓，想顺便得到李皓的夸奖、羡慕。李皓家没人，然后他转身哼起歌儿：马儿呀你慢些走……笑嘻嘻的端出一张小方桌到后门喝起庆功酒，他越喝越高兴，越高兴越喝，喝到后来，一个人禁不住开怀大笑。这事一传十，十传百，不多久，方圆几个生产队的人都知道，方文书家喝起了筒水（自来水）。好安逸哟，吃筒水了，用不着劳累了一天累巴巴的回去挑水，还是凉水，冬暖夏凉，冬天洗脸洗脚都用不着烧水，人们羡慕的议论着。不久，方文书结了婚，女方是他的姨表姐，人长得高高大大，透着一股斯文之气，真是窈窕对窈窕，板门对板门，对上眼了。人们说，姨表亲伸手要，舅表亲，隔河喊，他们这是肥水不流外人田，这可不挑水的家庭条件，不照顾亲戚照顾谁？

一天晚上，方文书做了个梦，一个白胡子老汉对他说：我明天要走了，你给我搭个桥吧，你把竹管划破，一节一节的接到大门外的山坡下，我通过竹块就走了。这梦好奇怪，方文书说。但梦终究是梦，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，那有跟梦较真的？可巧的是，第二天傍晚，血花大太阳的天要乌云密布，狂风大作，飞沙走石，电闪雷鸣，大雨倾盆。山野里的树弯着腰跑步一样急速晃动。一股风撞开房门，灌到屋里，屋里立刻变成狼藉。方文书躲在屋角，哆哆嗦嗦的注视着一切，先是缸里的水浑浊，然后漫出缸外，像一条水蛇，向屋外窜去。轰隆一声巨响，一块巨石从山上滚下来，砸坏房屋，山洪如开闸的河流涌进房屋，然后翻滚着，咆哮着向屋外涌去。轰轰隆隆，轰轰隆隆，电在闪，雷在吼，天在发怒，山上的竹子，大树不时发出咔嚓咔嚓的断裂声，闪电如金蛇在漆黑的天空中不断的乱窜，炸大雷不停的在头顶怒吼，轰鸣，让人头皮发麻，大地震动。老天爷，你这是要干什么呀？是不是走蛟呀？我活了这么几十年，还没见过这阵仗。

有人说，听老一辈讲，有一年，沟里涨洪水，水磨河走蛟，也是这样的天气，那蛟是晚上走的，有人半夜起来上厕所，看到河里有一根木桩在浑浊的水里顺流而去，木桩上有两束光，据看到的人说，那是蛟的眼光，身后，浑浊的河流如水墙翻卷滚浪而下，那人惊呆了，忙惊叫叫醒街坊邻居，向山坡上跑去。那晚也是大雨倾盆，风声、雨声、炸大雷声不断，据说，凡江河过蛟，天上是要把蛟恨到起的，防止它祸害一方，如果发现它一路有破坏地方的行为，会用炸大雷当即把它劈死。当然，最后会不会成真正的龙，还得过珠江盘龙石那一关，那是严考。所有应考的蛟都要去盘绕盘龙石，长了不行，短了不行，必须刚好盘住才能进入大海，不合格的也会被雷劈死，传说那叫度劫。那晚，水磨河两岸没发生什么灾难，只是一座石桥被拖到了河里，一根千年黄葛树被带走了，至今几十年，了无音信，人们都说，它们挡了龙道。那棵黄葛树，至今都无踪影，有人开车顺河寻找，都没看见，或许它已进入大海，“栽到龙官里了吧”！

呼啦，一道闪电在大门外划过，那闪电直通沟底，咔嚓，轰，轰轰隆，一个炸雷在沟底响起，紧接着又一道耀眼的闪电直通沟底，更大的炸雷在沟底响起，那雷声震得大地抖动，耳朵轰鸣，紧接着传来沉闷的咚咚两声，像是有什么东西从天而降，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焦臭味，随即雨过天晴阳光灿烂。

第二天，方文书请人到沟里砍树修房子，意外的发现大门外半山坡有一条死蟒蛇，那蟒蛇成白色，被雷劈成两截，那是他亲眼看见最后两个雷打在山沟里的，想想梦中的情形，他迷信起来，莫不是那白胡子老汉就是这蟒蛇变的？早知如此何必当初？给它搭个桥又如何？可世上没有后悔药。但不管怎样说，从那以后，方文书家的泉水不能喝了，那水变成红色，还带有一股臭气。他只能与李皓家共挑一井水，李皓家的井水，不是泉水，是田里的水浸到井里去的。每天挑水碰到李皓家，总是客客气气的：你好。时间长了，李皓家的女人可不高兴了：妈哟，小人，喝凉水的时候一家人尾巴翘上天，谁也看不起，现在喝不得了，才假意的问好。李皓唬着脸，一脸的不高兴：“婆娘，记着，我们家曾是地主”。这话女人听懂了，不再言语。

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转眼又过了十多年，两家的子女都已长大成人。李皓家两男一女，先后进入高等学府，临别时哭得难舍难分，李皓唬着脸，啥都没有说，离别时，在女人的催促下，只说了一句，娃娃些，记着，出门在外，要夹起尾巴做人，记着，我们家曾是地主。方文书家，一儿三女。老大是儿子，是个傻子，按照我们那里的说法叫莽子，一天莽粗粗的，啥都不会说，啥都不会做，衣服裤子穿得简陋，鼻涕口涎满脸都是，二十多岁的人，看起来四五十岁的人。有人逗他，方兴家，结婚了，结婚了，他就将两个手捏成拳头，一下重重的，放在嘴上，做出吹哨状，手指一张一合的，嘴里发出呜呜哇哇的声音；方兴家，打锣了，他就左手做着提锣的姿势，右手做着打击状，口里不停的叫着：哇，哇，哇。我向来不跟这些人玩，觉得戏耍一个残疾人很无聊，甚至是缺德。方文书家的三个女子，都是哑巴，整天连比带画的啊啊啊的叫着，至于叫的什么我一句都听不懂，或许只有他们的父母才懂吧！毕竟乡下没有哑语。

不知什么时候，方文书家又翘起尾巴喝起了泉水，像先前一样，喝的是筒水，据说那泉水先是由红变黄，再由黄变正常的，每当人们提起这事的时候，方家的人便说：唉，老天爷开眼啊！又让我们喝凉水了，但有人说，方文书家的泉水喝不得。为什么喝不得？听到的人问：那泉水已不是先前的泉水了，先前的泉水断了。你这说法怎么让人信服？我是有依据的，不是信口雌黄。你还记得那次下暴雨吗？那样的雨是世间少有的雨，水磨河过蛟就那样。水磨河过蛟是怎么回事？哦，那晚也是狂风暴雨，雷声隆隆，那雷呀，打得人头皮发麻，让人害怕，闪电耀花了眼，我晚上起来上厕所，看到满河的浑水，那水还在往上涨。我吓住了，我看见河里有条龙，那龙闪射出两束光，一浮一浮的向下游游去。你确认是龙吗？那龙跟神话和电影里的龙一样么？不一样，我看到就像是一个树桩，树桩上有两束光在河里游走，或许它不愿招摇过市伪装成树桩了吧。我吓坏了，赶紧回屋拿起铁皮洗脸盆，满大街的敲：街坊邻居们，涨河水了，河里过龙了，大家快起来往山上跑吧！救命要紧。不到十分钟，全街的人都跑到了半山腰，人们站在芦苇丛中，望着河水痴痴的发呆。哈哈……这事我晓得，不知什么时候，身边来了一个听小话的白胡子老人，接口道：你知道走龙的事？我怎么不知道？这事恐怕没有人比我更清楚了。你讲讲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人们期待着。唉，说来惭愧，那时候家里修房子，家里穷，白天要争工分，不敢请假，只有晚上去河里掏沙子。那晚，我刚装满一船沙子，河面上涨潮了，我赶紧往岸上跑，结果潮水把我挂电筒的树连根拔起来给冲走了，唉，可惜我那两手提电筒，就这样不在了，我心痛啊。啊？有这事？听的人惊问。

你继续说方文书家的凉水是咋喝的？先前的两个人，又开始先前的话题。好，言归正传。还记得方文书家房子被山石、洪水冲毁后我们去砍树给他修房子的事吗？记得呀！在他大门外半山沟有一条蟒蛇被雷劈死了。对，这事大家都清楚。那蟒蛇就是他们家镇井的井龙王，是他们家的龙脉，龙脉被打烂了那凉水还是先前的凉水吗？你越说越糊涂，把我说糊涂了。蟒蛇被雷劈死，凉水变成血水。你说这莫得关联？那后面那凉水怎么又变成正常色了呢？这我就不知道了，或许是血流干了！这什么血呀？流若干年，难道是血海？是不是血海我不知道，反正他们家的凉水不是以前的凉水，虽然水色正常，但水里的龙死了，那水喝不得，我曾喝过他们家的凉水，那水很粗，哽喉，不受吞，你看他们家三个哑巴，一个莽子儿，都是喝那凉水造成的。他这结论，让听的人一惊一乍的。

我这个人迷信，从不相信鬼神玄学，也不相信龙脉，但我相信科学，或许那蟒蛇，大雨雷天没出，触到闪电的某一个焦点，被雷劈死也无可可能；或许那泉水由正常变血水，由血红变黄色，再由黄色变正常是由于大地的原因也未必可知；或许那四个残疾人……咳！我越说越说不清楚了，因为仅以我的这点有限认知，去谈天说地，比精卫填海还难，毕竟我不是一个有渊博知识的人，这些问题还是留待有关的专家、学者去讨论吧！

扫一扫更精彩



康巴传媒



甘孜发布